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

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　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　眞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　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

巳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邉事求見　上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邉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　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邉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奬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　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録上之論其故冀以寤　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

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　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閒輒爲　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　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　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賛善

大夫洵來曰卜塟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蘂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飪調聃文馴武克内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毁公獨使彼若榮豫巳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内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　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巳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

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内銓糺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　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　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

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輒權彊所忌讒謟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吊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允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

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　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邪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濟爲進士其季愿兒所出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

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　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旄斿女婿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旄斿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慍視其心君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　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氷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璹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眞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

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絪緼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

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已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日盱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君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嶷嶷必得其意

然平居妥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

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
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
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
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録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禄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
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
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譬於
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
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
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
也輒不果行允恭告　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
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
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
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
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
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
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今羌席此劫它種以
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
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
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

也判三司鹽鐵句院　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　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上超既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與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

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
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
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
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
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
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
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
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
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
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
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
豐之東園水漬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
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
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
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
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
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
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姦邪
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
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
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
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
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
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
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
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
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晟以威武軍
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
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
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
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
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
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
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
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
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
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
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承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
詠歌仁明無有壯猛移卬大邑告毋高年免蜀就養
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

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眞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君修偃渠始詘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鐫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爲翔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令以爲勑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眞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簡在　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讙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蠻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諏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俞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隆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窴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　天子以君言爲然而

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來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祗天之役月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

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　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間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　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眞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　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

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郎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兮韡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謨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敎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爲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劒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諭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史御史中丞舉君得洺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詰立服舉

州讙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禄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忍志思甚慈意忍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甚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　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閲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

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
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
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
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
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
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
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
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
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蘩蘊皆有文學蘩許州臨
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
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憖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
德又將何求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　眞宗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皐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畢聱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

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皐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皐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旣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旣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

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　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冤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冤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

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

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奬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内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今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崇奬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

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燿振發賢臨一時自　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

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强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濶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

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其年其月其日葬公杭州其鄉其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書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官祖諱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徂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已以其母而已[illegible]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歉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

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其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　眞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璹守某縣令次玘瓌玗珣爲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

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禄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莊厥艱初仕祗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窾此新宮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與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奬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錞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牾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丨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

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

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小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

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集卷九十三